

论沃尔佩的符号美学思想

■ 张 碧*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成都 610064)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似乎未对意大利哲学家加利瓦诺·德拉·沃尔佩的美学思想给予足够重视。作为“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学界对沃尔佩的关注,多局限在对其政治哲学等理论观点上,或许是沃尔佩理论表述过于晦涩的缘故,对沃尔佩受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而产生的符号美学倾向,则关注较少。本文拟从分析沃尔佩美学思想的哲学方法论入手,对其符号美学的诸观点逐步展开。

一、哲学方法论基础——科学的辩证法

论及沃尔佩的符号美学思想,必须从其哲学基本方法论着眼。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哲学界,思辨理性主义开始受到普遍质疑,在这种思想文化氛围中,马克思主义受科学实证主义影响,逐渐以科学主义方法对自身进行改造。^{[1](p.486)}一般而言,除了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外,“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条理论线索,便是以沃尔佩为代表的意大利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

早在《作为实证科学的逻辑》一书中,沃尔佩便提出从科学主义角度对马

* 张碧,1982年生,男,陕西西安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克思辩证法进行重新阐释的观点，并否认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具有逻辑承属关系。后来，他在《卢梭和马克思》一书中，对这一主题再次进行了详尽的辨析。

在沃尔佩看来，黑格尔辩证法的先验逻辑建立在其“神秘性”（die mystifizierendeseite）的基础上，对此，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不仅揭露了黑格尔先验论的、唯心主义的思辨方法的神秘性质，而且将这种方法改造成为实验式的科学主义方法。

在对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的分析中，沃尔佩借用马克思原话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缺陷：“黑格尔把家庭和市民社会看做国家的概念领域，……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在这里已经暴露无遗。……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2](pp. 250-251)}“他（黑格尔）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思维的样式来制造自己的对象”^{[1](p. 259)}。沃尔佩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唯心主义方法，其基本谬误在于将现实归结为理念，同时又将理念当做现实本身，使理念被“实体化”，也就是将理念演绎为一种客观存在。例如在理解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者间的关系上，黑格尔错误地将市民社会、家庭等理解为次要因素，而将国家（即理念）理解为主要因素，并认为市民社会、家庭等是理念的结果与产物。沃尔佩认为，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的这种唯心主义辩证思想的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揭露了先验论的、唯心主义的以及思辨辩证法的神秘性”，同时，“在批判黑格尔逻辑的形式中，体现出一种新哲学方法的最一般的前提”。^{[3](p. 162)}

在沃尔佩看来，马克思的这种“新哲学方法”迥然相异于黑格尔的思辨模式。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模式，是把具体的、确定的现实归结为“理念”的产物，属于唯心主义范畴；而马克思则将自己的辩证方法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并借助反对黑格尔的一般性抽象方法来夯实自己的理论基石：“黑格尔的论点只有像下面这样解释才是合理的：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构成部分……国家的公民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2](p. 251)}，所以，应当从对象中发展“理念”或思想、观念，而不应像黑格尔那样，按照思维的样式来制造对象。由此，沃尔佩认为“马克思创立了与黑格尔辩证法相对立的革命的‘科学的辩证法’”。^{[3](p. 162)}马克思认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成为这一过程的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4](p. 128)}，所以，辩证方法应遵循“归纳-演绎”式的科学方法，对现实进行确定的、具体的抽象。具体而言，观念和范畴应当与具体、现实的物质生产联系在一起，因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制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5](p. 144)}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曾批判蒲鲁东“不是把经济范畴看作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

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作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这就表明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6](pp. 31-32)} 马克思这里所讲的“科学辩证法”,不仅是对黑格尔的抽象的辩证方法的反击,更是旨在表明:任何领域的社会科学生产,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的生产,都不是从思辨中产生的,而是从科学实验式的假设与求证、总结与归纳中产生出来。

这样,沃尔佩从对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科学辩证法”出发,提出科学辩证法“必须遵循一种‘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就是说,首先是从‘具体’的东西出发,从‘具体的主体’出发……”^{[3](p. 189)} 并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从本质上讲属于一种科学实验方法,并对各领域社会生产模式进行了总结:“只有一种方法,这就是一种逻辑:现代的实验科学的唯物主义逻辑……构成物理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法则的技巧肯定是像各种经验和实在一样是不同的……但方法只有一个,其符号是具体—抽象—具体循环”。^{[3](p. 200)}

沃尔佩将这种科学辩证法与逻辑学、语言哲学等成果结合起来,其唯物主义美学思想的基本方法“语义辩证法”,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二、诗歌的社会学本质与语义辩证法

沃尔佩的唯物主义美学观,具体表现为他对艺术的社会学本质的认识。既然各个领域的社会产品都是对物质现实的总结与归纳,那么作为精神产品的诗歌也必定无法逃脱其社会属性。沃尔佩认为,无论是诗歌的风格抑或情理,都是“以历史和社会因素为条件的”,“任何一种意义直接或间接地回溯到经验与历史,或一种社会问题的原因,它自个便奠定了诗歌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7](p. 82)} 诗歌的价值应建立在唯物主义的社会学基础之上。

但这种“社会学”并不表现为诗歌内容对社会、历史的机械呈现。马克思本人对美学问题的复杂性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而希腊神话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7](p. 25)} 在分析但丁的《神曲》时,沃尔佩指出,但丁的诗歌语言应得到这样的理解,即与其说诗人“是使用自己的语言,还不如说是使用当时宗教文化和社会语言的诗人”^{[7](p. 46)},诗歌的内容与风格遵从“诗人及其读者所属的那个社会的习俗与宗教信仰(cult)”^{[7](p. 44)},也就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诗人生活时代的某种意识形态影响;换句话说,诗歌的内容与风格,永远是社会历史意识形态汇入艺术作品的理智与结构实体的结果。

问题在于,在这种意识形态沉积物转变为诗歌形态时,经历了怎样的具体演变与转化过程。这也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疏于虑考的问题。为克服这一理论难题,深受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语言学转向”的沃尔佩从符号学、结构主义等学说中获取了方法论灵感:“语符学,也就是哥本哈根学派的结构语

言学，代表着现代科学（索绪尔式的）语言学最为连贯而完备的发展结果”，“我使用语符学方法，目的是在描述一种一般审美符号学之前，首先为诗歌与文学打下牢固的语义学基础”^{[7](p.12)}。

沃尔佩的“语义辩证法”，是其“科学辩证法”在诗歌文本结构中语义层面的具体应用，具体体现为“特定的社会历史如何置于文本的语义结构中”^[8]，或者说，诗歌语言是如何呈现出具体的社会历史观念的：“通过文字语言（language-as-letter）或特定结构形式以及相关思想目的，某一社会的全部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实体来构成诗歌作品的历史氛围”^{[7](p.181)}。对此，语义辩证法的解决方法具体体现为“对文学现象在其具体组成部分——典型化抽象和作为语义上有机抽象的风格语言（speech-as-style）——中认识论的分析方法”，以及“将这些因素在‘目—思想’和‘手段—语义’范畴里相连的综合方法”。^{[7](p.199)}“语义辩证法——作为必然的历史辩证法……是实在的辩证法，或特定抽象的辩证法，总之是异质物理性与物质的有规律的循环”，也就是“诗（及一般艺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辩证—科学方法”^{[7](p.199)}，质言之，就是将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观念视为具体现象，从而将它们综合、概括为种种抽象的文学语汇符号；同时，文学语义符号也能够反映种种具体社会历史观念。这便是语义学辩证法对科学辩证法中“具体—抽象—具体”循环规律的具体呈现，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观与文学符号学联姻的体现。

三、隐喻与象征

语义辩证法提出了社会历史观念是如何被嵌入诗歌语言之中的命题，反之，只有对诗歌语言进行具体语义分析，才能将隐藏在诗歌中的社会历史观念发掘出来，这就尤其需要仔细考察诗歌语言中的“隐喻”、“象征”等文学符号学手段。

沃尔佩暗示了这样一种观点：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观念，往往首先以“科学”语言形式被传达，科学语言是一种话语形态。同时，诗歌语言也“像历史或一般科学话语一样，也是一种话语的必然结果”^{[7](p.24)}，作为话语，诗歌“如同历史和一般科学一样，表现具体的理性，其内涵无异于历史和一般科学”^{[7](p.23)}，具有真实的、理智性的认知价值。唯有经历由科学话语向诗歌话语的转化过程，诗歌才能发挥自己的理智性认知价值，有效地表达社会历史观念。问题在于，诗歌的理智性认知价值来自其“意象”，即“直觉合成意象”，意象是对事物的感性呈现，具有某种具象性、直观性；而科学语言的表达则主要诉诸于抽象的语言概念。意象与概念、具象与抽象之间似乎无法沟通。这是沃尔佩着力阐释的问题之一。

在沃尔佩看来，意象并不意味着对语言概念的拒斥，而是恰恰需要以概念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300

作为媒介,“如果侈谈什么对艺术的认识仿佛只是通过‘意象’或‘直觉’,而与概念没有直接和有机的联系,那么只能使其具有神秘主义与糟糕的教条主义倾向”^{[7](p.20)},诗歌意象同样无法脱离概念的媒介功能,唯有如此,它才能发挥理智性认知作用。例如诗句“强烈的阳光”,本身具有感觉与视觉意义,可只有借助“强烈的”、“光线”等概念,“阳光”意象的感性与物质存在性才能有效地获得传达。^{[7](p.20-21)}

因此,诗歌意象的营造必须借助语言概念,具体表现为“隐喻”、“象征”等手法,这便是科学话语向诗歌话语转化的具体形式,换句话说,是诗歌话语对种种社会历史现象进行认知与反映的基本手段。

沃尔佩认为,隐喻是一种相似性联系,在表达意义方面往往具有某种明晰性。它通过对一系列异质同构的现象进行综合与分析,最终归纳出这些现象的共同特征。诗歌中的隐喻是“通过种或类的经验的(审美)的抽象综合性”^{[7](p.87)},“类”属概念能够涵盖“种”属概念,通过“类”来喻示“种”,是诗歌语言对科学语言进行转换的惯用手法。例如《奥德赛》的“我的船在此站立”一句,以“站立”(estamai)这一“类”属概念替代了“抛锚”(Ormein)这一“种”属概念,从而使诗歌语言能够引起读者的某种直觉体验,具备了审美特质,而不致成为枯燥无味的抽象品。当然,“种”与“类”间的隐喻作用是辩证、相互的,由“种”所引起的直觉体验,也可以使这个“种”引譬连类到对同“类”其他事物的想象上去。同时,此种属概念也可对彼种属概念进行隐喻。例如恩培多克勒的《论净化》中的“用青铜兵器削掉他”和“用坚硬铜杯切割水”。诗人先用“削掉”(arusai)代替“切割”(tamein),后以“切割”代替“削掉”,而两者都是类属概念“削除”(aphelein)的种属概念。

作为表现社会历史面貌的一种话语手段,隐喻在文学中极为常见。例如在但丁笔下,便出现了森林、溪谷等意象。在但丁时代所使用的语言中,“森林”(wood)、“溪谷”(vale)作为类属概念,分别是种属概念“罪愆”(error)与“此生”(this life)的隐喻,承载着中世纪神学、伦理等教会观念。

所谓“象征”,在沃尔佩看来,是“诗歌总体价值的典型性”,并且“可以通过一种一般与专门特征的联合体,而非一般与普通特征的联合体予以表达”,是一种“独特的典型性”。^{[7](p.92)}诗人必须通过概念媒介,把历史社会现象转化为一种理念,然后才能将理念转化为意象,所以象征具有表达某种思想或认识的倾向性(die Tendenz)。接着,沃尔佩引用歌德之语,指出象征的实质在于“表现一个特指命题(the particular),而不考虑或注意全指命题(universal)”^{[7](p.95)},也就是说,以作为“特指命题”的意象,来象征、表达作为全指命题的一般理念、思想。当然,“在象征手法中,难以穷尽的全指命题是‘无法表现的’,或在神秘的意义上是难以言喻的”^{[7](p.92)},意象自身具有模糊性、多义性,难以道清它具体能够作为多少理念或思想的象征。然而,“从《奥

德修记》到歌德的《浮士德》，再到马雅可夫斯基的《这份爱情》，它们都是真正的诗歌有机体的重要活细胞，但它们仍含有丰富的真实性和典型性，一下子便能够反映出相关社会的文化与生活方面”^{[7](p.95)}，象征仍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对全指命题进行归纳、概括，以“生动的”具象形式来表达某种全指命题，也就具备了对社会文化进行典型化表达的话语特质。沃尔佩以品达的诗句为例：

从未越过白昼里那轮红日，
看到哪颗明星比它更显灿烂光华
……
也不曾见过任何比奥林匹亚
更壮观的比赛，令我如此想放声吟唱

古代“奥林匹亚”(Olympia)运动会是为祭祀众神之首宙斯而举行的体育竞技活动，其盛况之恢弘竟可与“红日”(sun)相譬。奥林匹亚作为特指命题，表达了古希腊人的虔诚宗教思想这种一般性理念，从而达到了典型化的高度。

四、诗歌语言的“有机语境”与结构主义思想

接着，沃尔佩对科学语言与诗歌语言的区别进行辨析，试图借此发掘文学的审美语义结构。他认为，一般科学与诗歌（一般艺术）间的真正差异，不在于科学思想的“抽象性”或诗歌想象的“具体性”，而在于表达科学思想所用语言的总语境范畴或技术特性，以及表达诗歌想象所用语言的有机语境范畴。语言意义是否具有多样性，由文本所处的语境决定，这是因为“文本语境最起码应和预先存在的许多其他文本语境——不只是‘观念’——以及其中所表现出的各种历史经验，结成相互依赖的关系”。^{[7](p.115)}对于科学语言和诗歌语言而言，正是由于两者所处语境类型不同，所以前者呈现出“单义独特典型性”，而与之对应的诗歌语言则呈现出“多义独特典型性”。“单义”(univocal)与“多义”(polysemic)，基本与符号学中的“外延”(denotation)、“内涵”(connotation)两个概念对应，分别表示指称对象的确定意义以及由确定意义派生出的其他意义。由于所处语境不同，科学语言与诗歌语言在语言的丰富性方面所表现出的差异，便是两者之间的差异本质。

科学语言属于单义无机语境范畴。处于单义无机语境之中，科学语言的词汇、词组本身能够保持各自意义的独立性，不会派生出其他意义；即便它们联合成完整的章节，使章节得以具有一定整体意义，也同样能够保持各自意义的独立与明晰。它们的语义价值的“无机范畴本身适合于或有助于对普遍事物进

行全面探询,从而在对歧义性最大的各种类概念或话语意义的日益严密的单义划界时,使那种疑问得到解决和满意的答案”。^{[7](p.118)}

应当说,在被用于诗歌语言之前,单个词组或词组依然属于“单义无机语境”范畴。可一旦被组织为诗歌,则在“有机语境”的作用下,这些词汇、词组却可能派生出多种意义。“有机语境”所统摄的诸多词汇、词组共同构成有机系统,形成统一的意义结构。与“无机语境”中的语言不同,“有机语境”中的单个词汇、词组,在语境的压力下可能产生其他意义。原因在于:“无机语境”中的各种因素(词汇、词组等)彼此相对保持独立,无论是将这个因素置于章节的语境之中,还是对其进行单独审视,其意义都是独立而明确的,无法派生出其他意义;而在诗歌的“有机语境”中,各种因素彼此保持内在的连贯性,不再是由诸多单义因素构成的混合物,能够使它们从整体上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的统一体,“这个有机的统一体按形式要求构成一部作品,并赋予这部作品以一种意义”^{[9](p.500)},这样,统一体成为具有完整意义的作品,并能够“有机地作为各个因素(即组成的各个因素)的必要性和强迫性语境”^{[7](p.124)},如此一来,统一体成为有机语境,其内部的各种因素便可能无法保持自己的单义性,并在语境的压力下派生出多种新的意义,最终超越了原有语境中“剩余部分”的意义^{[7](p.124)};换句话说,诗歌语言的多义性,恰是诗歌语言的各种因素在有机语境系统内部其他词组意义的压力下自发地派生出的。

诚如马尔赫恩所言:“伽尔瓦诺·德拉·沃尔佩……的美学专著《趣味批判》(1960)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审美趣味作了系统分析。”^{[10](p.15)}但沃尔佩的结构主义符号美学思想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国内学界迄今似鲜有论及。对这一问题,本文拟尝试进行解答。

经典结构主义符号学认为,在有机系统内部,任何一个部分的价值,都来自该部分与系统中其他部分的对比与区分。一旦脱离这个系统,则这个部分便将失去自己的价值。这其实正是沃尔佩的“诗歌有机语境论”的核心内涵:诗歌语言的词汇、词组,只有在被置于诗歌语境系统内部时、在与系统内其他词汇与词组的对比区分作用下,才能派生出其他意义;反之,一旦它们脱离有机语境系统,则只能呈现出自己的单独意义,而无法派生出其他意义。另外,诗歌语言的多重意义,是在有机语境系统内部的压力下产生的,而不会从系统外部汲取产生其他意义的因素,这种特征,符合结构主义所强调的系统的“封闭性”,即“结构是自我调节的,这就是说,为了有效地进行转换程序,它不向自身以外求援”。^{[11](p.7)}这些都是沃尔佩结构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

由此,诗歌语境便成为一种开放性语境,系统内部的词汇、词组能够不断组成新的语境,“不计其数的语境,它们相互依赖,构成一种开放的语境”。^{[7](pp.124-125)}以阿尔克曼的诗句为例:

此时群山寝安
幽暗山谷、河床峰巅
各自酣眠
苍茫大地，万物匍匐
伏卧深穴间

在科学范畴中，地理学意义的群山（mountain-summits）、山谷（glens）、河床（torrent-beds）只具有单向指称意义，可一旦被置于文学文本的有机语境中，就会与有机语境产生内在联系，各种诗化语境也便层出不穷。“我们务必要记住另一种（并非单义或科学的）意义……这篇诗歌文本中的有机语境所产生的多义意蕴，在隐喻关联（动词隐喻）的语义变化中非常明显”。^{[7](p.136)}诗中的一系列意象：“群山”、“山谷”、“河床”与“万物”（all things）等，在动词（“酣眠”[sleep]、“匍匐”[creep]等）的连接作用下，被置于一定的行动序列，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语义链条，也就具备了整体的有机语境。如此一来，这些意象在有机语境的压力下便无不预示着一种超然于字面意义的意蕴，派生出“自然与人类精神安然相处的泛神论意义”，或者“悬浮于尘世的人类的诗意栖居”等等内涵，不一而足。

五、结 语

在《趣味批判》一书的序言中，沃尔佩曾感慨道：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缺陷，在于只将注意力放在对产生艺术品的“基础的经济事实”上，或者说只顾考虑艺术品的“本质方面”，而疏于对艺术品的“形式方面”进行细致的分析。对艺术形式的分析，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始终极为罕见。针对这种状况，沃尔佩将“分析考察诗歌与艺术的语义或语言”^{[7](p.11)}作为此书的主旨。除以上进行的对诗歌的“语义—语言”分析工作外，沃尔佩还从艺术媒介的角度，对绘画、雕塑及建筑等艺术形式进行了具体的符号学分析。“正如语汇—语法要素是观念或诗歌思想这个目的（表现）手段一样”^{[7](p.206)}，不同艺术形式也具有不同“语言”形式，只有从对它们的具体“语言”形式的分析出发，才可能揭示出它们在上层建筑中所具有的价值；反之，如果忽视各种艺术形式在“技术—符号”结构方面的差异性，便有可能落入将艺术品千篇一律地归于上层建筑的传统理论窠臼，不加区别地谈论社会文学观念甚至“社会音乐观念”，而失去美学批评的活力。沃尔佩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所进行的改造，是“语言学转向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中的一个突出表现”^[12]，即使对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言，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徐崇温. “西方马克思主义”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3] Della Volpe, Galvano. *Rousseau and Marx and other writings* [M].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John Fraser.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79.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6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7] Della Volpe, Galvano. *Critique of Taste* [M]. translated by Michael Caesar. London; New York, 1978. 所引文字系笔者译文, 参考德拉·沃尔佩《趣味批判》, 王柯平译,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0年, 译文有改动.
- [8] 孙士聪. 沃尔佩学派美学思想试析 [J]. 兰州学刊, 2006 (7).
- [9] (法) 皮埃尔·马歇雷. 文学分析——结构的坟墓 [A]. 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C].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 [10] (英) 弗朗西斯·马尔赫恩.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11] (英) 特伦斯·霍克斯.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12] 冯宪光. 沃尔佩的语义学美学 [J]. 江西社会科学, 2002 (6).

内容摘要: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加利瓦诺·德拉·沃尔佩深受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的影响, 在坚持文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点的同时, 从“语义辩证法”出发, 提出以语言符号学、结构主义等手段对文学社会意识形态性进行语义分析, 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了必要的改造。本文拟从分析沃尔佩美学思想的哲学方法论入手, 对其符号美学的诸观点, 尤其是国内学界鲜有论及的结构主义倾向逐步展开探讨。

关键词:

沃尔佩; 美学思想; 符号学; 结构主义

On Della Volpe's Semiotic Thought of Aesthetics

■ Zhang B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Galvano Della Volpe, Italian Marxist esthetician,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Linguistic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He insisted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f literature, and advocated analysis of the social ideology in literature on the basis of "Semantic Dialectic" to improve the classic Marxist theory of literature. This paper, by looking into his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studies Della Volpe's views on semiotics, especially on his inclination to structuralism, which has seldom been paid attention to by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Key Words:

Galvano Della Volpe; thought of aesthetics; semiotics; structuralism